

《藏羚羊》：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剧目银奖”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最高奖“金孔雀大奖”
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

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 一次跨省合作的“现代启示录”

赵 忱

编者按：作为首台东西部京剧院团跨省合作的舞台作品，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凭借其积极美好的主题内容，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不仅荣获全国多项大奖，同时也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本文正是从东西部跨省合作的视角切入，记录了这一成功案例的诞生始末。至今，该剧已在全国范围内演出两百余场。

《藏羚羊》是一部现代少儿京剧。2008年7月31日在杭州首演，同年8月20日在西宁首演，一部戏，两次首演，分别在相隔那么遥远的中国东西部城市，这是怎么回事？

西宁：遥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

在全国艺术界，很少听到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自2002年之后才有的名字，2002年之前它们分别叫做青海省京剧团、青海省平弦剧团、青海省话剧团。不用说，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产物，虽然地处偏远，人们却由此看出青海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然而，改革不是消减队伍、合并院团那么简单，改革的目的是要繁荣艺术，是要出人出戏出作品。而事实上，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现有170余名演职人员面临着强大的生存压力。压力究竟有多大？就是一般艺术院团通常所共同面临的压力的翻番再翻番。因为，可爱的青海很不富裕。

面对这样的现实，2003年，在青海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招收了43名京剧学员交由天津艺校委培。5年之后，小苗回到家乡，小苗正茁壮，小苗需要继续成长。为了继续栽培小苗，防止小苗枯萎，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确立了以戏带功、以戏带团的思路。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一个被经济条件和市场双重制约的西部艺术院团，毅然上路了。一位干练的属龙的名叫陆晓华的女士挑起了大梁，她是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上任不久的院长。她知道困难重重，也知道越是困难越是需要突围。

藏羚羊，高原精灵搭上奥运专列

就在这时候，藏羚羊给了青海戏剧艺术剧院以灵感，灵感的来临还得要感谢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北京奥运申办成功之后，藏羚羊被确定为奥运吉祥物。

人们知道藏羚羊是因为知道藏羚羊被残酷杀戮的消息……藏羚羊生活在可可西里这个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高原，藏羚羊的生命因此格外高贵、珍贵。藏羚羊体格健壮，性情温顺，飞奔时四蹄腾空，闲步时轻盈俊秀，素有“高原精灵”的美誉，是青海人民心中的骄傲。作为奥运吉祥物的藏羚羊激发起青海文艺工作者的灵感——一定要围绕着藏羚羊写一出戏。一方面，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藏羚羊的习性和特点正是生活在艰苦环境里的青海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精神的写照；另一方面，可以唤起人民更为强烈的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的意识，这是一件功在千秋、具有深层文化意义的大事；除此之外，刚刚走出校园的平均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的京剧学员，天真活泼，恰似一群喜爱群居的可爱的藏羚羊，非常吻合未来剧中的“藏羚羊”对演员的需要。

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艺术总监杨海东早在北京进修时就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研究中心主任王勇一起商讨如何培养这批异常年轻的孩子，最终萌发了编排一出具有独特审美情趣和鲜明地方特色的少儿京剧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得到省文化厅和剧院的支持，结果，“藏羚羊”与少儿京剧富有创意地嫁接在一起，此后，王勇多次专程赴青海采风，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创作，数次易稿，于2008年3月完成了剧本《藏羚羊》。

在剧本创作的早期阶段，浙江省京剧团团长、国家一级导演翁国生就应约来到北京，与杨海东、王勇共商如何创作《藏羚羊》文本。剧本完成之后，当翁国生以导演身份进入《藏羚羊》时，一个之后对《藏羚羊》产生重大影响，并且无意间开创了中国舞台艺术作品生产、制作、演出、推广模式先河的合作方式诞生了。

翁国生，一个人引发两个省之间的合作

在中国戏曲、戏剧界，翁国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是著名的京昆武生演员，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



回家的风雪途中藏羚羊簇拥着藏族姐妹俩

他是我国省级重点京剧院团——浙江京剧团的团长，他带领浙江京剧团在以越剧为主要剧种的长江三角洲开拓出广阔的京剧发展空间；他是著名的戏曲导演，尤其以执导儿童戏曲见长，他执导的小剧场实验京剧《红拂》，童话剧《寒号鸟》、《孔雀翎》使他晋升为中国新锐戏剧导演。如此多重的身份有时也会让他分身无术，因此，他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把个人对艺术的热爱和团长对团队的使命感结合起来。他喜爱《藏羚羊》这个题材，喜欢这个故事，他愿意出任该剧的导演，但是，他不能放下他的团队独自西行。杭州到西宁甚至没有直达飞机，他必须选择一个把弯道变成通途的捷径。

出于对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对浙江省京剧团的双重责任感，出于要创造一种中国京剧崭新舞台形式的冲动，他想出了一个事后大家都十分受用的合作方式：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京剧团与浙江省京剧团跨省合作，资源共享、人才互补，共同创作大型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在两地同时或分别演出，从而缓解青海省京剧团目前演员年轻但不成熟的实际困难，组合两团优秀的二度创作人才充实整个剧组的创作和制作实力，凭借浙江优秀的演出市场营销推广经验，推广《藏羚羊》在杭州周边及东部沿海的商演，并形成东西两地交流巡演的独特演出格局，实现真正的艺术横向交流，一箭双雕，互补双赢。

两团合作意向的不完全透露

因为要保护双方的商业秘密，不能完全泄露他们的合作协议，但是，部分地“泄密”又是必须的，从中，可以看到精诚合作的态度、专业合作的法则以及合作的终极目的。

整台戏创作制作经费预期投资100万元，青海省京剧团努力申请政府项目资金投入70万元，浙江省京剧团自筹创作资金投入30万元。全剧所有的创作、排练、制作、合成、首演的经费开销全部都出自这共同投入的100万元项目资金。

整台剧目的创作和演出版权两团共享，署名权青海省京剧团排列第一，浙江省京剧团位列其二。

群场演员首先以培养青海省京剧团青年小班演员为主，剧中主要演员根据剧情和角色需要，两团派出最佳人选优化组合。

拥有目前浙江省最优秀的舞美装置制作队伍的浙江省京剧团，以最实际节省的制作费用制作全剧的所有舞美装置和布景，为全剧的舞美制作开源节流。剧中的所有舞美布景和舞美装置在创排时同时制作两套，一套放置青海巡演，一套放置浙江巡演。

剧中各类人物的服装道具在浙江地区100场巡演完成后全部归给青海省京剧团演出使用，支持青海省京剧团的西部巡演计划。100场首演以后再操作的东部巡演计划的演出服装、道具的重新制作由浙江省京剧团再另行承担，不列入100万的创作资金中。

浙江省京剧团保证剧目合作首演成功后在江南地区、上海地区及东部沿海地区此剧目连演100场的巡演计划如期实施。剧目的一切营销推广和演出洽谈事宜全由浙江省京剧团来具体操作和承担，青海省京剧团要积极联合参加东部的巡演，100场的演出场次和票房收入两团共享。

.....

杭州首演及西宁首演顺利完成之后，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的实际费用已超出100万元。所谓“预算”，总是要超出的。但与动辄千万数千万的投资相比，昂贵的“藏羚羊”实在是便宜。不过，对于窘

迫的青海文化事业经费来说，这一次也算是破釜沉舟了。

《藏羚羊》的大收获——找到出路找到爱

翁国生和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为《藏羚羊》搭建起的是经济而优质的创作班底：作曲朱绍玉，舞美设计王欢、裘冰，灯光设计胡耀辉，服装造型设计蓝玲，舞蹈设计王永林。为了对《藏羚羊》负责，翁国生三度赴西宁，还不辞辛劳地坐了30多个小时的越野汽车，穿越青藏高原的戈壁沙漠，攀上了海拔5000多米高的昆仑山，抵达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区，进行了一系列采风 and 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他为《藏羚羊》所做的导演阐述，从杭州做到伦敦，从伦敦做回西宁，最后在可可西里截稿，长达12000字的阐述凝结着他对《藏羚羊》的爱，对青海与浙江两个京剧团首次连体般合作的尊敬，对创新京剧艺术的雄心。那么结果，人们看到了什么？

人们看到了豪华版和凝练版两个版本的《藏羚羊》。就像导演事先设定的那样：它是现代的，少儿的，京剧的，它是人性的，自然的，文化的，生态的，它浓缩了特别特别多的爱：藏羚羊与藏羚羊之间的爱，人与藏羚羊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爱与恨之间的转换、纠结、升华。2008年8月20日，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在西宁市青海人民剧院首演，剧院之破旧恐怕会超出人们对一个省会城市最破剧院的想象，来自杭州的舞美及音响人员在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东奔西走地拼借一番之后，终于实现了《藏羚羊》对舞美及音效的基本要求，这样，在舞台亮起来时，那个破旧的剧院“可可西里”了起来，冰山“飞雪”了起来。至此，由于剧场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与杭州舞台上的完美呈现之间的落差有所缓解。“藏羚羊”和它们的保护者们——刚刚走出校门的青海京剧后生上演了艺术人生中最初的一出戏。这是一出“爱的教育”。

《藏羚羊》故事很简单：昆仑山下，三江源头，青海湖畔，两个藏族小妹妹救治了一对藏羚羊，与小喇嘛一起护送它们回家。然而盗猎者突然闯入，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宁静，也引发了一系列如“雪崩”、“暴风雪”、“高原雪狼追杀”等天灾人祸，最后小喇嘛和小藏羚羊为了救大伙儿舍身赴死……剧作用简洁易懂的少儿京剧手法完成了一个重大主题的舞台叙述。

《藏羚羊》展示的是纯正的京剧唱念做打功夫，讲述的是迂回曲折的爱故事，具备的是戏曲音乐剧的功能与要素，是比“青春版”还要年轻的京剧艺术普及样本，是我国艺术院团手拉手合作完成的最深入的艺术实验。正如剧作的主题一样，青海与浙江此番合作的主旨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正如剧作的主题一样，青海与浙江此番合作的主旨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报》2008年8月23日，转载时略有改动。



欢快跳跃的小藏羚羊